

沉樱小说

爱情的开始

虹影丛书

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

名誉主编

冰心

主编

柯灵



上海古籍出版社



7 樱小说



编

选

陈

宁

宁

爱情的开始

上海古籍出版社

虹 影 丛 书

民 国 女 作 家 小 说 经 典

沉 樱 小 说

爱 情 的 开 始

编 选 陈宁宁

责任编辑 王立翔

装帧设计 姜 明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本 850×1092mm 32开 插页 4

字数 138,000

版别 1997年10月第1版

书号 ISBN 7-5325-2322-5/I·1179

地址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

印张 6.75

印数 1—6,000

版次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3.10元

□ 序 □ 言 □

朽灵

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及其社会的影响,绵延浩邈,几乎与中国的历史等长,而其中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也就是妇女受难史。尽管如此,大公无私的缪斯女神并不曾忽略对女性的关注,在那样沉重的命运压抑之下,也没有扼杀女性绚烂的文学才华,只要我们略举几个名字,例如蔡琰、李清照、朱淑贞、陈端生,就足以说明问题。武则天是女皇帝,不是作家,但她也赋有强烈的文学细胞,从她的政治敌人对她公开讨伐的檄文中,能够撇开杀伤力极强的凌厉词锋,用文学眼光欣赏其中的文采,认为不用这样的人才,是朝廷的失职。古今中外的统治阶层中,不乏雄才大略之伦,有这种雅量的,还不见有第二人。

女性文学世界的真正形成,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毅然割舍经过几千年千锤百炼,公认为“至善至美”的文言,而引用“引车卖浆”者流的大白话来作文学这样精致的上层建筑工具,无疑是一场石破天惊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就文论文,是否有必要对文言采取如此坚壁清野的策略,属于另一论旨,此处姑置不论,因为这场革命太重要了,是中国现代化工程必不可少的工序。发起和参与这场启蒙运动的,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先知、先驱、战士,而其中有不少女性,如陈衡哲、谢冰心、凌叔华、冯沅君、黄庐隐、苏雪林等等,就在这先进队列中。

白话文运动发生在古神州大陆,酝酿期却延伸到大洋彼岸。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揭竿而起,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却遭到周围朋友的反对,感到很孤独,唯一表示同情的是一位女留学生,胡适称之为“最早的同志”,那就是陈衡哲。她第一篇白话文学试作《一日》,发表于1917年《欧美学生季报》第一期,比现代文学史公认的新文学短篇小说开山之作,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早一年。

也许我们还可以把年历倒转十轮,回顾一下在1907年慷慨成仁的女革命家秋瑾。她风神俊朗,是美人胎子,又是女诗人。她的吟咏多出于一时感兴,不是呕心沥血之作,她用白话文写的《敬告姊妹们》,是一篇政治宣言,却写得酣畅流丽,锦心绣口,个别精彩的段落,完全称得上是相当成熟的白话美文。

从1917年到1949年,是新文学诞生后的第一个自然段,三十而立,已经成人了。女性文学世界和新文学是

浑然一体,同步成长,也已亭亭玉立。文学是作家人格、个性与心灵的感应,女性文学自有女性的特点,大而化之,按时间流程划分,第一代如陈、谢、凌等,以及稍后的林徽音(可惜她留下的作品不多),大都出生于仕宦之家,还是清末的遗民,有的留学海外,浥欧风,沐美雨,或多才多艺,或作家而兼学者,格调高雅清婉,上承古典闺秀余绪而别具“五四”新姿。第二代如丁玲、石评梅、白薇、沉樱、谢冰莹、杨刚、萧红、罗淑、草明、赵清阁、罗洪等等,由于世情鼎沸,国是蜩螗,襟袖渐染风霜,笔端时见忧患,有的直接投入左翼运动,献身理想。第三代登场,已在抗日烽火之中,情况颇为特殊。在沦陷区上海,出现了影响大小不同的女作家群落,竞爽一时。杨绛海外归来,蛰居“孤岛”,以两部清新优美的喜剧创作初试锋芒,已俨然大家气象。张爱玲惊才绝艳,造成“张迷”无数,至今绵延不绝。苏青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语标点轻轻移位,变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轰传一时,又对女性独立生活一事,发为感慨:“我想想,我家连一枚钉子,也是我用我自己的劳力换来的,可又有什么意思呢!”(大意)由此可见其风格。称为“东吴女作家”群中,施济美可为代表。北平沦陷区,则有著名的梅娘,当时与张爱玲并称,曾有“南玲北梅”之说。

人事代谢,世代更新,“五四”的灯火辉煌,左翼的风云叱咤,抗日的血肉纷飞,转眼都成陈迹,而文苑岁月悠悠,女性文学世界的一代风华,有如雨过天青,彩虹横空,依然历历在望。

谚云“红颜薄命”,古代才女,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命运

奇苦。现代才女，也好不了多少。境遇坎坷，婚恋失意，才情横溢，生命苦短，不过是平凡的社会性悲剧，表明美妙的乌托邦还很渺茫，“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最不幸的，是满腔热血，投身革命，却被列名另册，放逐蛮荒，再回头已百年身。有的还不明不白，赔上了性命，不像封建时代的革命党秋瑾那样，活得轩昂，死得壮美，如诗、如骚，可歌、可泣。二十年代即已成名的陈学昭，到过赛纳河，饮过延河水，垂老还戴过“右派”帽子。三十年代的左翼女诗人关露，抗战中奉派打入敌伪阵营，成为一匹特洛伊木马，处境险恶，外界不明真相，目为民族败类，弄得声名狼藉；胜利后不但无功，反而以此涉嫌获咎，晚境困苦。梅娘受尽折磨，白头才得苏息。施济美守身如玉，本身的恋爱故事，缠绵悱恻，也逃不了“文革”大劫。……倘有当代学人，秉大公心，奋春秋笔，写一部“现代女性文学史”，以文事为经，人事为纬，史事为后景脉络，纵横奥丽，荡气回肠，一定大有可观。

令人鼓舞的是，现在中国女性文学，已如春草怒茁，绿遍天涯。不但大陆、香港、台湾俊彦辈出，卓有声誉的女作家、女诗人、女学者，足迹已遍于全球。她们的视野、感觉、人生体验、呼吸的空气都是新的。她们避免了重蹈前人的历史轨迹，直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女性文学世界的前辈，当年筚路蓝缕，开荒播种，犹似玉树临风，现在至少已是祖母级人物，老成凋谢，健在者寥若晨星。“五四”元老中，只有冰心老人硕果仅存。一代典范，如岭上青松，历经霜欺雪压，高风劲节，愈见峥嵘。苏雪林老人，已到了百岁高寿，现在台湾，新写

的自传已在大陆问世。让我们为她们深深祝福,并向曾
为女性文学作出贡献与牺牲的前辈致谢致敬。

1997年8月16日

□ 编 □ 选 □ 说 □ 明 □

世纪回眸,如果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一番新的审视,女性文学的崛起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女性写作的逐渐成熟,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一道十分美丽的风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海内外研究界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日趋活跃,这是可喜的同时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作家作品的挖掘、整理和出版还很不如人意。有鉴于此,我们编选了这套既为专业研究拾遗补阙,又可供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的“虹影”丛书,自“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一九四九年止,在小说创作上有个性有特色的女作家均在我们遴选的范围之内,不同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的兼收并蓄,一些长期被忽视、被冷落但小说成就斐然的女作家则予以优先考虑。尽管丛书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除

特殊情况外只能入选中短篇小说,我们仍力求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入选作家的创作轨迹,注意搜集其公认的代表作和未结集但成就甚高的佚文。对已有全集或文集行世的大家名家,我们也注重纳入体现其女性创作特点的作品,以显示与众不同的编选视线。每种选集之前均有编选者撰写的导读文字,简要介绍该作家的生平、行谊和艺术成就,对这些作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如何定位,也发表一家之言。

丛书的编选整理,基本援用作家首次发表或结集首版中的作品,严格尊重原作,保留白话文草创时期和作者的习惯用语;同时,还进行多方核对、引证,改正原刊的各种排印错误,以期有别于目前一些出版物翻印旧籍,不作丝毫整理的粗率作风,为新文学作品的更好流播,作一些严谨的基础工作。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给二十世纪的文学带来了蓬勃的新生命,同时也孕育了前所未有的女性作家的繁荣创作。她们以丰富的生活体验、深邃的人生思索、多姿多彩的笔触,倾注着对文学对生活的挚爱;她们的创作从稚嫩而渐丰满而渐成熟,犹如经历了新旧交替的时代风雨,冲破了几千年的沉闷,而终于横空出世,幻化出绚烂缤纷的七色彩虹,放射着一种生命的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道辉映着女作家们创作生命的彩虹,仍然投影于文学创作的苑囿之上,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仍有着不可割裂的影响,而且我们相信,她们所贡献的才华和付出的艰辛努力,必将成为值得后世景仰的壮伟风景。我们将从书取名为“虹影”,其象征意义也正在这里。但愿我们

这套丛书能成为这道“虹影”的缩影，让今天的读者尽可能真切地再睹半个世纪前的那道绚丽风景。

陈子善

1997年7月13日于上海

□ 问 □ 世 □ 间 □ 情 □ 为 □ 何 □ 物 □

沉樱(1907—1988)原名陈瑛,出生于山东省潍县城里一个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祖父是清朝的学官,而父亲读的是洋学堂,接受了新思想;二舅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多才多艺,主张女子读书、男女平权,是个不折不扣的新派人物。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沉樱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1924年,当中国北方沉寂,南方革命方兴未艾之时,沉樱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后转入复旦大学)。她的小说创作开始于大学时代,处女作《回家》就刊登于中文系主任陈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上,署名沉樱。茅盾看到这篇小说后,便写信问编者:“沉樱何许人,是青年新秀,还是老作家化名?”沉樱受此鼓舞,从此开始了自己个性独具的创作生涯。

沉樱是二十年代末期出现于中国文坛的。时人在评价她的小说作品时称其“文字清秀,结构轻松,取材均系人生琐事细节,有日本文学之情趣”。^①

原来,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沉樱便为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小说所倾倒,因此她的创作,明显受到当时流行的日本私情小说的影响,在发表处女作时,便以“沉樱”这个略带日本异域色彩的名字为笔名(“沉”是陈的谐音,“樱”系指美丽的樱花)。

沉樱的小说大都取材于个人的家庭生活和婚姻恋爱,通过细琐的生活小事反映人生情态,着力刻画的是置身于感情漩涡中的青年男女,写他们在恋爱与家庭生活中的甜蜜和苦恼。她的小说语言清新婉转,描写细腻逼真,尤工于男女主人公心灵瞬间的捕捉,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深受当时读者的欢迎。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沉樱已出版了《喜筵之后》(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夜雨》(1929年,上海光华书局)、《某少女》(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女性》(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以及《一个女作家》(1935年,上海北新书局)等多种中短篇小说集。田仲济在《沉樱小传》中赞誉她道:“沉樱是继冰心、丁玲之后而为人所瞩目的以文字的秀丽与富有诗意的风格为特点的女作家。”沈从文在检讨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时称:“与施蛰存笔致有相似处,明朗细致,气派因生活与年龄拘束,无从展开,略嫌窄狭,然而能使每一个作品成为一个完美的好作品,在组织文字方面皆十分注意,还有一个女作家沉樱。”^②

沉樱的小说讲述着一个个美丽而又忧伤的爱情故事,将家庭婚姻同人生命运相结合,探索的是爱情的真谛和人生的意蕴。她的作品反复叩问着这样的主题:爱是什么?情为何物?爱情是否真的存在?爱情存在的真正

含义是什么?《喜筵之后》、《爱情的开始》刻画的是现实中爱的错位与怅惘,《欲》则着力叙写婚后男女感情生活的变迁,无疑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中篇小说《某少女》由五十八封书信组成,实际上是一部“某少女”的恋爱心迹史,其情感的真挚和浓烈让人潸然泪下(可她最后还是被恋人抛弃了)。《妩君》里的女主人公敢于冲破家庭的封锁同情人私奔,在一个性命攸关的月夜等待情人的如约,但恋人竟背约不至,她在绝望与依恋中以身殉情,“像幽灵似的来到这夜的世界中飘着,而又像幽灵似的消失了。”人生如斯,爱情如斯,生活的意义在哪里?

沉樱小说铺陈的爱情故事各式各样:有大龄女子对爱的渴慕与忌妒,有私奔少女的真纯与失望,有少男少女间情场的误会和失落,有婚后男女生活的惆怅与期待,等等……显然,沉樱十分关注女性的生活,尤其是婚姻、恋爱给知识女性带来的苦辣甜酸,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息息相关的,鲁迅的《伤逝》对此就有过深刻的表现;在其他一些女作家如陈衡哲、庐隐的笔下也有过曲折的反映。不同的是,沉樱的小说较少做作的痕迹,其重点披露的是人内心的欲望与矛盾,将生存的困惑和人性的隐秘凸现出来,给人以震撼与沉思。她的小说中的人物今天读来仍然是鲜活生动的,她笔下所反映的婚姻恋爱和人生情状仍然是富于启示的。

抗战期间,沉樱居住在四川重庆,因生活所累,只偶尔作些散文,《春的声音》、《我们的海》等比较有名的篇章即写于此时。沉樱曾同戏剧家马彦祥结婚,不久即分离。

后又结识诗人梁宗岱,互为倾慕,结为伉俪,生有三个子女。时隔不久,梁宗岱在上海暗恋落难演员甘少苏,不惜以重金将其赎出,与黑社会发生冲突,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旋即,梁宗岱与甘少苏结婚。沉樱劝阻无效,乃与梁宗岱分离。^③1947年沉樱与母亲、弟弟以及儿女去台湾,在苗栗县以教书、翻译为业,其译著《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等曾轰动一时。后移居台北。65岁时,沉樱去美国定居,直至1988年病逝。

本书的编选本着“突出个性,体现风格”的原则,集中收录了沉樱小说中最有特色的爱情小说,相信这些爱情小说仍会打动今天的读者,并帮助我们去更深刻更细腻地体察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促使更多的评论者重新重视和评价沉樱的作品。其反映现实黑暗的作品如《主仆》、《张顺的犯罪》等因与编选主题有异未予选收;《欲》、《洋娃娃》二篇小说散佚在集外,这次整理一并收入。因资料与容量有限,选本不免有遗珠之憾,尚祈读者谅解。

陈宁宁

1997年6月

①见赵清阁编“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集”《无题集》,1947年上海晨光公司出版。

②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见《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联合出版。

③参见《诗人梁宗岱》一文,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目 录

- 序言(柯灵) —— ①
编选说明(陈子善) —— ①

问世间情为何物 —— ①

意外 —— ①

中秋节 —— ①

时间与空间 —— ②

妩君 —— ③

爱情的开始 —— ④

喜筵之后 —— ⑤

旧雨 —— ⑥

女性 —— ⑧

欲 —— ⑩

洋娃娃 —— ⑫

某少女 —— ⑬

□ 意 □ 外 □

是黄昏刚才过去，屋内的电灯已亮了多时的时分，大学生诚斋在对着镜子打领结，同房住的筱航躺在床上吸烟，眼睛望着诚斋的动作已经半天了，这时忍不住取笑地说：

“你看，你好像女人家出门似的，老是打扮不完了。够漂亮了呢！”

“我知道你是心急得了不得，不过总得等汽车来了，才好去呵！”诚斋一半解嘲一半报复着也在取笑。

是前天接到华东大学的信，说在今晚开游艺会，有新剧一个节目，久仰他们两位对于新剧是很有经验和心得，请到会帮忙化装，这消息是比什么都使他们感着兴趣，但这原因并不是简单地为了爱好戏剧。隐隐地在想着的是那里定有女演员，而且也许是很美丽的这类的事，虽然并不愿明显地说出，但不时互相调侃着时就露出这意思来。

在这不久之后，已经是在那燃着光明的电灯，集着杂